

75
1945-2020

忆47年首届毕业同学和恩师

香港 47年届 梁明常(上)



1953年巴中正校大门

1953年巴中正校大门

编者按：

这是旅居香港的巴中首届毕业生梁明常学长，母校初期办学鲜为后辈的校友知道的校史及校园趣事。

时间过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回想6年的中学一晃就已经毕业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忘不了曾为一道几何题的求证而捣尽脑汁、费尽苦心，问题解决时又是何等的快乐，真胜过吃巧克力和ES CENDOL；忘不了几个同学为讨论数学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各执己见；更忘不了自习课上，同学们竟然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谈金庸王羽生的武侠小说，自己解释说“增加营养，补充新鲜血液”。“常在河边

走，哪能不湿鞋，”结果被老师在教室外罚站，但心里却乐滋滋，无怨无悔。

初中的青春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还是一个懵懵的初三毕业生。初中是追逐梦想的摇篮，高中就是奔向理想的里程碑。高中一个卧薪尝胆的年代，功课不像初中那么轻松自在。在这三年里我们扬帆起航，脚踏实地努力求索，为将来升大学融入社会打好知识的基础。老师们也兢兢业业、倾囊相授，同学们都开始长大了感觉任重道远，一切的嬉笑打闹都化为目不窥园加倍努力读书之乐。

本文描述首届毕业生老学长在巴中求学的亲身体会，母校巴中诸多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的老师在简陋的课堂对学生循循善诱，终于培育出千万桃李，成为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至今津津乐道，传为佳话。

(一)

1941年12月8日，日本点燃起太平洋战争，次年2月爪哇旋即沦陷，所有华侨学校小学以上被日本占领军通令停办。

那时，我就读于八华高中一年级，同学们感到彷徨，前途渺茫，无所适从。人生往往有这样的时刻，似乎大山压顶，无路可走了，这时候真是需要勇气，需要保持对未来的希望。

我和部分同学，坚持补习数理化，注意文体活动，确保身心健康待机再求学。也巧韦同芳老师家就在我隔壁(Kebon Torong)，真是得天独厚。我和同班的同学萧宜雍、吴士英、黄培元等十多人，参加了韦老师及尚之一老师开办的数理化学习班，后来学生多了，分上下午两班制，通过数年的补习，巩固了学业，为后来考入联中奠下了基础。

战争终究要结

束，侵略者必然会失败。1945年5月大战结束，8月日本投降，爪哇重光。由战前五个中学中的三个，即广仁、华侨、福建中学，联合成立了巴城临时联合中学，45年10月15日正式开学。当年联中师资较齐，所以是唯一能开办高中部的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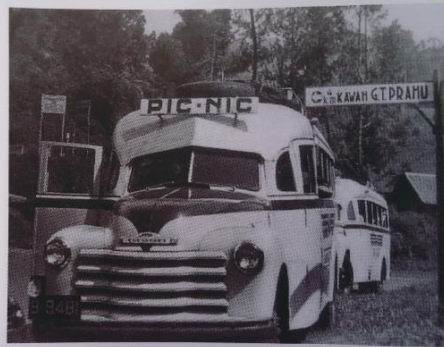
等待了三年半的时机终于来临，大家如饥似渴地，纷纷考入最高班的高中特别班(相当于高中二)。这一班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很多是八华高中一、二、三和初中三学生，如温祥麟、李成立、钟秉祥、萧宜雍、黄仲桓、冯卓勋、李渊如和我等等。有来自中华的吴宏集、广仁的宋兴荣、杨淑芬、洪泉声。华侨中学的刘铮华。也有来自新加

坡的林云娥、万隆的黄瑞芳、郑年春。还有荷校的学生等约五十余人，程度参差不齐，所以称之为高中特别班。

为了要尽快提高学业水平，高特班只集中授以国文、英文和数理化、其他科目暂时放弃。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从专心受老师严格训练的紧张情况，是前所未有的。班主任刘耀曾老师和其他老师，不辞辛苦，在课中或课余时间竭尽全力地教导我们。整整花了一年时间，高特班才提升到正式的高中三年级，全面恢复学习所有科目。毕业论文上都列出所进修的科目，以备日后求学、求业之用。

1946年中，在全巴城教育会议的决议中，联中改名为华侨



1952 PRAHU火山口不得入

1952年PRAHU火山口



忆47年首届毕业同学和恩师

香港 47年届 梁明常 (中)

公立巴城中学。

今年，海上通航了，班里同学有的到国外求学，有的回到荷校，有的踏入社会工作，最后高中毕业时剩下29位同学，其中只有3位女同学：林云娥、黄淑芬、谢汝照。

担任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李成立，也在这个时候提前到菲律宾求学，后来考入美国大学，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美国、泰国、新加坡大学任职土木工程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务，成绩卓越、桃李

满天下。

全心投入学习的同时，我们在第二学期团结了各级同学，并在级任刘耀曾老师的辅导下筹组成立了第一届学生自治会。我们义不容辞地担任了学生自治会各部的负责人，通过学生自治会，提高了自治能力，全面开展了各项活动，使巴中学生在巴城体坛上，生龙活虎，篮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是赫赫有名的，为学校争光。在舞台上、乐坛上也异常活跃，学业、文体两不误。



1952年巴中童子军

踏入高中三年级，这是最后向学业冲刺的一年，是今后求学或求业的关键一年。

人，一定要给自己的一生树立一个目标，只有不断追求自己的目标，才会觉得人生的意义，前途才会因之而发扬光大，为了集中精力完成好毕业班的学业，我们在取得各级同学的谅解和支持下，没有担任第二、三届学生自治会的职务。但是我们还处处以身作则。毕业时约同初中毕业的甲、乙、丙三班共同出版毕业刊以资纪念。毕业刊的封面图案是驾驶巨轮往前走，象征着前程万里无量。这本刊物从出版到如今也有48年了，我仍然保存无损，视之宝物。那空军式肩上有配带的洁白色服

和飞鹰展翅的班徽，使同学们精神奕奕，充满活力。

1947年毕业了，首批回祖国考大学的有15位(上海10位、广州5位)，到澳大利亚1位，翌年第二批回国的又增加3位，其他同学各奔前程，有的继承父业，有的投入社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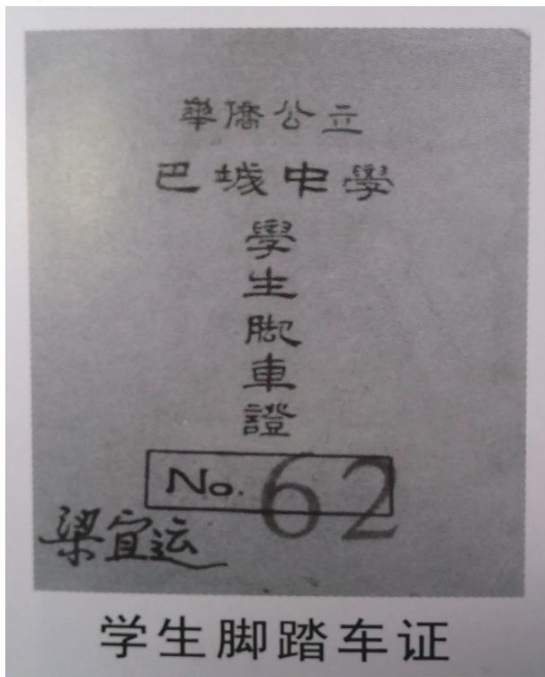
到上海投考各大大学的10位是萧宜雍、刘铮华、温祥麟、潘智启、宋与荣、李渊如、冯卓勋、林云娥、郑年春和我。前7位选择了杭州之江大学(后并入浙大)。后3位：林云娥入圣约翰大学，郑年春入震旦大学，我入国立交通大学。到广州投考大学的5位是黄仲恒、钟秉祥、李维宣、刘镇坤、吴宏集。

一心回国的同

学，都是为学成后能为祖国富强献出一份力量，林云娥为了服从国家需要提前毕业投入外交工作出使国外(印度尼西亚、美国、缅甸等)。刘铮华毕业后也应国家急需前赴越南任教，完成任务后才结合专业分配工作，离休前任深圳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室副主任。潘智启由于自身的印度尼西亚文特长而牺牲专业被安排到外文出版局印度尼西亚文组任编译工作。萧宜雍留任浙江大学教授，培育下一代。温祥麟是大连市铁道部机车车辆厂基建处高级工程师。李维宣是抚顺某厂任总工程师，这六位同学堪称把一生献给祖国。

那些年，中国国情的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华侨首当其冲，所幸的是我们长期真诚实地热爱祖国而没有被卷入险滩。许多同学为了各种原因又重回到国外谋生，这些同学也是把青春献给了祖国。

现在我们都已步入晚年，各散东西，定居在香港、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国内各地(详见巴中47届同学录)，大家都



巴城中学
学生脚踏车证

75
1945-2020

忆47年首届毕业同学和恩师

香港 47年届 梁明常 (下)

已有了各自的事业，相见时也常为此感到高兴和快慰。

(二)

巴中建校五十周年了、多年来、我总是在心里怀念母校，对老师思念之情丝毫未减、我非常钦佩他们的智慧，对学生的关心、帮助、对处理问题的周到，一个人能长留在他人的心里，靠的是道德和智慧的力量。

韦同芳老师是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理学士。闻名于南洋教

育界的巴中物理实验室、就是韦老师以心血凝成的杰作。先进齐全的仪器设备、庄丽舒适的教室，那阶梯式的教室，上下可移动的黑板，使同学们精神集中、效果倍加。物理实验室是以4人一组编组进行实验，上课讲授以理论，每周进行实验、写实验报告，此外韦老师还经常安排到制冰厂、轮船机器厂、气象台等进行实地考察学习，他审阅学生的物理实验报

告和考察报告时，一丝不苟地以红笔批示，认真负责，使同学理解深刻，进步迅速。

韦老师不仅在数理方面具有高深独特的心得和造诣，同时也是善于作词吟诗的诗词作家。还有他在上海大学时代是上海市象棋比赛的冠军获得者，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贤师。

毕业那年，我们10位同学决心要到上海求学，那年代巴城到上海航行需时11天，韦老师非常关心，具有望子成龙之心。我们临行前，他花了不少精力，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上了许多叮嘱的话，注意事项，记录了为我们联络的一些教授和学生的名单、地址、电话。他到处联系，通知在上海的学生林克忠同学到上海码头迎接，又请林克忠同学安排我们在上海暨大校舍暂住，一切安排得非常详尽。

如愿以偿，我们10位同学提前到达上海安心备课，随后在炎热下，四处投考各个大学，最后大家都顺利考入大学，我们没有辜负韦老师的期望，他生前也感到高兴和快慰。

韦老师那父母般的关怀和照顾，我们是终生难忘的。

和韦老师一样，令我最怀念的还有刘宏谟老师。

刘宏谟老师是国立中央大学理学士，他是名闻于南洋教育界的数学老师。

战前八华到巴中，他是教我们三角、几何、代数的老师，他讲话声浪不大，口齿清楚，滔滔不绝地讲解分析数学原理，边讲边在黑板上写，一行一行的推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每当刘老师推理得出结论时，会露出微笑，我们也同享了他那种满足感和喜悦，印象极其深刻。

刘老师是联中的最初发起人，他一次又一次的奔跑疏通五个中学，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十几次会议的协商、几经曲折、迂回、离合、变幻的过程中，终于联合了三个中学。如果没有他的远大理想，如果没有他的坚强毅力，就不能创立联合中学，也不可能建成他的贡献不可磨灭。

他在开学典礼中，对高特班不单提醒和鼓励，而且还指

示我们要实事求是，自觉努力，他说：“你们一开始不是正式高中，也不是初中，只是特别班，只注重基本学科的训练，一面复习，一面加深，至于毕业则要看大家有没有毕业程度，要名符其实。”又说“成功因素有三：才能+机会+努力=成功，三者中最重要的是努力，因为能努力学习就能获得才能，有才能便能发现机会、创造机会”。

刘老师的精辟分析，给我们了进取的道理。我们经常三五成群的学习，互勉互学、努力再努力，终于体现了老师的教导，成功的完成了高中学业，走向投考大学的道路，走上工作征途。

提起这个成功的公式、确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离开了祖国，重返到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这个公式又重新获得应用。

刘老师在巴中的功绩水垂不朽。

如今，两位德高望重的贤师永远离开我们了，但是他们以及其他贤师的精神和思想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90年代刘宏谦老师与师母